

自身意识的疑难： 海德堡学派、心灵哲学与现象学*

赵 猛

[摘 要] 以迪尔特·亨利希为代表的海德堡学派提出了“自身意识的问题”，并对关于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作了批评。在面对分析的心灵哲学中的高阶表征理论与一阶自身表征理论时，这些批评彰显了其理论效力。在构建自身意识的理论模型时，我们要避免陷入海德堡学派所批评的反思理论。在现象学的传统中，我们通过对意识的时间结构、具身性，以及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交织的现象学分析，能够有效回应海德堡学派的批评，从而提供一条研究自身意识的哲学进路。

[关键词] 自身意识 海德堡学派 高阶表征理论 自身表征理论 现象学进路

[中图分类号] B81 - 06

自身意识问题是当前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传统的德国古典哲学、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对此问题都展开过深入的理论研究。自 20 世纪德国哲学家亨利希 (D. Henrich) 将自身意识的疑难凸显出来，海德堡学派、分析的心灵哲学与现象学的研究不断推进、交相呼应，呈现出来一个前沿的、聚合的问题域。本文将以自身意识的问题为中心，抓住海德堡学派在该问题上所提炼出的理论困难，评估当前哲学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路，并重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尝试将意识的时间性与具身性相结合，初步构建一个前反思的自身意识的理论进路。这一理论进路将回应海德堡学派的“自身意识的疑难”，并论证对自身意识的现象学研究的理论效力与前景。

让我们概括一下对“自身”概念的几种不同哲学立场，勾画一个整体的理论图景，从而指明本文的论题域。任意清醒的意识状态是否蕴含一个强的自身 (self) 概念?^① 否定性的立场可以是取消主义 (eliminativism)、怀疑论 (skepticism) 或叙事理论 (narrative theory)。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自身是否为实体性的？对此持肯定性立场的是笛卡尔主义 (Cartesianism)。如果否认实体性的自身，那么，自身是关系性的，还是对于任意意识状态而言的内在特征？在当前哲学讨论中，持前一种立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高阶理论 (higher-order theories)，通过反思模型将自身关系构建为高阶表征，代表人物主要有罗森塔尔 (D. Rosenthal)、莱肯 (W. Lycan) 与格纳罗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胡塞尔的语言符号理论研究”（编号 17CZX04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初稿曾在同济现象学论坛做过报告，笔者感谢高松、奚颖瑞、何浩平与蔡文菁等学者的批评。

① 这里说的强的自身的概念，不是一个无所指的空名，也不是指一个虚构的自身，而是指意识体验作为自身意识这一形态特征。本文遵照学界通行的做法，不加区别地使用自身意识与自身觉知这两个概念。

(R. Gennaro) 等；另一种是一阶自身表征理论 (self-representational theory)，通过反身模型将自身关系构建为自身表征，代表人物有布伦塔诺 (F. Brentano)、克里格尔 (U. Kriegel) 等。持后一种立场的理论也主要有两种：海德堡学派 (the Heidelberg School) 认为自身意识是无法被进一步分析的；现象学家们则强调自身意识的内在结构，通过对这些结构的分析来理解意识的自身性特征。在当前的讨论中，丹麦现象学家丹·扎哈维 (D. Zahavi) 倡导一种“自身呈亮” (self-luminosity) 模型来理解前反思的自身意识。^① 本文讨论的理论域是这后四种相互竞争的立场，围绕意识的自身性是关系性的还是内在性的这一争论展开，并重点论证关于前反思自身意识的现象学的理论路径。

本文第一部分将讨论，海德堡学派通过批评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构建起了关于自身意识的疑难；我们将之应用于检验高阶表征理论与一阶自身表征理论，分析它们的内在困境。然后，笔者将转向从现象学角度回应海德堡学派，构建前反思的自身意识的理论进路。第二部分将深入胡塞尔对内时间意识的讨论，刻画一种非表征性的意识自身呈现的时间结构。第三部分将这种时间结构与具身性相结合，提供一条研究自身意识的现象学进路。

一、海德堡学派与自身意识的疑难

当代一些哲学家认为，自身意识界定了意识的特征。然而，海德堡学派的分析指向了关键的问题——如何理解或解释自身意识。根据海德堡学派的开创者亨利希的讨论，哲学家们通常从自身指涉 (self-reference) 的角度来理解自身意识，而这种自身指涉常常被解释为一种“反思的” (reflective) 或“反身的” (reflexive) 关系，因而，意识的自身性由反思或反身关系中的两个关系项的同一性所构成。亨利希以“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 (the reflection theory of self-consciousness) 指研究自身意识的这种企图。(cf. Henrich, 1967, S. 13-14; 1971, pp. 10-12) 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又涵盖了两种理论模型——反思模型与反身模型。

按照自身意识的“反思模型” (the reflective model)，正是在反思的执行中，一个心灵状态才能遇到自身，从而形成一种自身关系，使得自身意识得以构成。亨利希等人对此进行了批评。为了识别两个关系项的同一性，我们要么借助第三项把前两个关系项认作是同一的，要么承认那两个关系项已经具有同一性，以便使自身识别得以可能。如果选择第一个选项，那么，按照相同的思路，我们需要第四项来识别前三个关系项，如此，出现了无穷倒退的问题。如果选择第二个选项，那么，我们就预先假定了需要解释的东西，即意识的自身性。因此，亨利希及其追随者们认为，对自身意识的这种解释进路要么会导致无穷倒退，要么是无效的循环解释。(cf. Pothast, S. 38; Frank, p. 396)

为了防止反思模型中两个关系项的同一性问题，人们可能会转向自身意识的“反身模型” (the reflexive model)。根据反身模型，一个有意识的心灵活动，在认知意义上与对象处于意向性的关系之中，同时，又与这个心灵活动本身以非注意的方式相关。但是，亨利希指出，反身模型并不能消除反思模型所面临的困难，尽管反身模型并不诉诸反思关系，而是用自身指涉来解释自身意识的结构。如果任何意识能够处在自身指涉中，它必须已经熟悉自己；否则，它就无法区分自身指涉和非自身指涉。(cf. Henrich, 1971, p. 12) 意识的自身性不能从自身关系中推断或产生，恰恰相反，只有预设意

^① 关于扎哈维所倡导的前反思自身意识的理论，加菲尔德 (J. Garfield) 称为“self-luminosity”模型，麦肯基 (M. MacKenzie) 称为“self-illumination”模型。(cf. Garfield, p. 146; MacKenzie) 扎哈维本人接受了这样的理论标签。(cf. Zahavi, 2019) 本文统一译为“自身呈亮”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一些现象学学者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并且作出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讨论。(参见郑辟瑞；张任之；马迎辉等)

识的自身性，才能解释意识的自身关系。

总之，在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下，反思模型和反身模型都无法成功——要么导致无穷后退，要么陷入解释循环。虽然海德堡学派承认自身意识是意识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自身意识的疑难的冲击之下，他们的结论是相当消极的。亨利希提到，“通过直接描述的方式来解释熟悉的现象——‘意识’，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Henrich, 1971, p. 19) 或者，如弗兰克 (M. Frank) 所声称的那样，自身意识的现象“不能被进一步分析”。(cf. Frank, p. 400)

在当前分析的心灵哲学中，关于自身意识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高阶理论的表征主义和一阶自身表征理论。那么，这些理论进路能够克服自身意识的疑难吗？我们当然需要以海德堡学派对反思理论的批评来检验其理论效力，并借此更深刻地理解自身意识的问题。

1. 高阶表征主义

高阶理论是当前分析的心灵哲学中解释意识现象的主流理论取向。^① 根据高阶理论的观点，“使一个心灵状态 M 成为有意识的心灵状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同时的且非推断的高阶（即元-心灵）状态伴随着它，这个高阶状态的内容正是某人现在处于 M 之中”。(Van Gulick) 当被问到有意识的心灵状态与无意识的心灵状态有何区别时，这一理论取向自然会回答“有意识的状态是我们所觉知到 (aware of) 的状态”。(Carruthers) 而这种“觉知到”又往往被视为“意向的”或“指向对象的”，也就是说，一个心灵状态之所以是有意识的，乃在于它被意向性地或被作为对象而觉知到。在这里，与这个被觉知的、有意识的心灵状态相对，那个指向它、觉知它的心灵状态是高阶的状态。至于高阶心灵状态是类感知的，还是类信念的，高阶理论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变体：高阶感知理论与高阶思维理论。尽管二者有一些理论差异，但笔者还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因为它们在自身意识问题上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高阶理论遭遇了一系列的反对意见。(cf. Gennaro, 1996, ch. 4) 从自身意识问题的角度来看，显然，高阶理论致力于自身意识的反思模型。看起来，高阶理论存在倒退问题——高阶心灵状态本身必须因另一个高阶状态的伴随才能是有意识的，等等。但是，这并非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该理论的支持者可以直截了当地承认，高阶心灵状态本身不需要有意识。高阶理论的主要关切是关于意识的自然主义还原论，即将意识还原为两个原本无意识的心灵状态之间的表征关系。根本的问题有关于表征关系，因为，按照这种理论，正是心灵状态之间的表征关系使被表征的状态成为有意识的。那么，必须满足怎样的条件，两个心灵状态之间才能建立这种产生意识的表征关系呢？高阶理论者的回答是：高阶心灵状态“指涉其自身”，是“关于自身的一个反思的、内省的觉知”。(cf. Rosenthal, 1997, p. 745; 2005, p. 17) 这里的问题在于，高阶理论预设了反思关系来解释心灵状态的表征关系，由此而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一个心灵状态需要与之截然有别的二阶心灵状态的伴随才能成为有意识的心灵状态，那么自身指涉和自身意识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二阶状态和一阶状态之间必须有一个本质区分。另一方面，如果一阶和二阶状态之间的表征是一个自身指涉或反思的关系，那么，人们就必须预先假定它们之间的某种自身性，才能建立起自身指涉或反思。显然，这一路径陷入了解释循环，预设了需要解释的东西，即自身性。

2. 自身表征主义

克里格尔通过复兴布伦塔诺哲学提倡“自身表征理论”。布伦塔诺有一个信条，即每个意识都是关于其意向对象的意识，有意识的主体必须把自己或其意识状态作为对象，才能成为有自身意识的主体，或处于自身意识的状态中。(cf. Brentano, p. 98) 克里格尔论证，一个心灵状态在表征外在对象

^① 尽管高阶理论的主要动机是解释现象意识，但它试图将现象意识解释为非现象的、无意识的两个心灵状态之间关系的产物，因此，一些哲学家也将高阶理论作为关于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的一个变体。(cf. Smith)

的同时也表征自身；正是通过自身表征，它才作为有意识的心灵状态。与高阶理论相比，该理论将自身意识定位在一个心灵状态内部，而非诉诸指向它的二阶心灵状态。（cf. Kriegel, 2006, p. 160）有人认为自身表征理论实际上只是高阶理论的一个变体（cf. Gennaro, 2012, p. 117; Carruthers），但克里格尔坚持，自身表征关系是内在的，即表征状态与被表征状态在“个数上”（numerically）是一个。克里格尔认为，这是他的理论优于高阶理论之处；因为，自身表征理论不会陷入无穷后退，也不会被迫承认心灵的离散，即有些心灵状态是有意识的，而有些必然是无意识的。（cf. Kriegel, 2009, p. 125）

那么，如何界定意识状态的自身表征呢？克里格尔解释说，一个心灵状态是有意识的，当且仅当它“以正确的方式”表征自己。（ibid., pp. 13 - 14）在他的叙述中，意识状态进行自身表征的正确方式是“内觉知”（inner awareness）。（ibid., p. 16）在内觉知中，一个意识状态必然与自身有一种反身关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意识到自己。

我们能够根据海德堡学派对反身模型的诘难，构建对克里格尔的自身表征理论的严重的批评。第一个批评针对自身表征中的关系项。在自身表征中，有一个进行表征的方面和被表征的方面的区分。进行表征的方面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如果是无意识的，那么无意识的方面何以通过表征自己来使自己成为有意识的呢？如果它是有意识的，那么它就需要另一个表征行为，即需要一个进一步的反身关系，来使它成为有意识的，如此以至无穷。如果要阻止无穷倒退，似乎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承认，进行表征的方面是有意识的，但不是自身表征的。但是，这与自身表征理论相冲突。另一个选择是假定进行表征的方面和被表征方面的角色是可互换的。但是，如此一来，这里就缺乏一个标准来区分进行表征的方面和被表征的方面，当然也就无从谈起表征关系。^①第二个批评针对克里格尔的内觉知概念。上文提到，他试图通过自身表征关系来解释自身意识，而在界定这种独特的自身表征关系时，他所依赖的概念是内觉知。显然，内觉知是一个意识概念。因而，克里格尔在界定自身表征关系时预设了意识的概念，从而陷入了解释循环。

总而言之，比较明显，当代分析的心灵哲学中的高阶理论属于反思模型，而自身表征理论则明确致力于反身模型。这两条路径都被海德堡学派对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的批评所捕获，它们都陷入了自身意识的疑难。

二、前反思的自身意识与时间性

鉴于反思理论遭遇的困境，那么更可取的选择是辩护一个非反思的（non-reflective）或前反思的自身意识（pre-ref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的概念。现象学家们对此概念深表赞同，胡塞尔、萨特与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对前反思的自身意识进行了大量的描述与分析。在自身意识问题的语境中，扎哈维将现象学研究纳入他对海德堡学派的回应，以及与当前分析的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的对话之中。这一理论取向的成效显示了现象学资源在自身意识问题上的可供性。

笔者认为，扎哈维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有待推进：一方面，他认为，胡塞尔始终未能提供对意识在时间结构中的自身呈现的清晰与有效解释。^②本文并不认同他的这一评估，我们将论证，胡塞尔对内时间意识的研究能够提供意识的自身呈现的形式模型；另一方面，扎哈维目前尚未深入研究意识

^① 加菲尔德针对被表征的方面，提出了一个与本文类似的批评。（cf. Garfield, pp. 143 - 145）

^② 扎哈维坦然承认，在面对意识自身呈现所涉及的无穷后退问题上，“不幸的是，我并不认为胡塞尔澄清了这一问题”。（Zahavi, 2003, p. 166）而对胡塞尔关于内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他作出了保守的评估“遗憾的是，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也无法做到精确的表述。”（Zahavi, 2004, p. 115）

的具身性与时间性的关系。^①当然,他清楚地认识到,“胡塞尔阐明这种弥漫式的自身觉知的努力……导向了两个不同、但是内在地相互交织的方向:时间性与具身性”。(Zahavi, 1999, p. 62) 我们如下的任务包含两步:首先,在这一部分,我们讨论胡塞尔对内时间意识结构的现象学分析,更为深入和清晰地刻画意识自身呈现的时间结构;其次,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意识的时间结构进行具身化,从时间性与具身性相结合的视角,提供一个理解前反思自身意识的更为具体的理论进路。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内时间意识是意识体验的本质的深层结构或维度。(cf. Husserl, 1966, S. 73; Zahavi, 2010, p. 333; Bernet, 2005, p. 294) 由于内时间意识,认知者才能意识到在时间中持存或延伸的对象,并在体验的时间之流中获得统一意识生活。

胡塞尔以“原印象-滞留-前瞻”(Urimpression-Retention-Protention)的图式来描述内时间意识的结构。(cf. Husserl, 1966, S. 114; 1968, S. 202) 我们举例说明。在我聆听一段音乐的过程中,音符相继出现并消失。凭借“原印象-滞留-前瞻”的时间模式,意识体验可以自身组织成为关于这段旋律的统一意识。当音符C响起,我有一个C-觉知。在C之后响起音符D,我有一个D-觉知。尽管如此,我的C-觉知并不会与音符C一起立即消失。C-觉知保持在滞留的时间模式中,与处在原印象的时间模式中的D-觉知交织在一起。在向前方向上,我对即将到来的音符有期待(让我们称之为E-觉知)。前瞻模式中的E-觉知又与D-觉知、C-觉知交织在一起。因此,我有一个流动的、统一的时间意识体验:滞留(C-觉知)-原印象(D-觉知)-前瞻(E-觉知)。

上述描述的是在意识经验中的统一的时间对象的构成。与关于对象的意向性意识交织在一起,并使之得以可能的是,这个时间性的意识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自身。现象学更深入的工作是,探究意识在这种时间模式中的自身关联。然而,在理解意识在时间结构中的自身关联时,自身意识疑难的危险在此徘徊。有些现象学研究者,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引入了一种对象性的模型。在他们的解释中,外在对象向意识呈现,而意识则作为内在对象向更深层的绝对的内时间意识呈现。(cf. Brough; Sokolowski, p. 157) 扎哈维曾对这种解释作了针锋相对的批评。(cf. Zahavi, 2003; 2004) 显然,这种解释在面临海德堡学派对反思理论的批评时,会陷入无穷后退的问题,即如果意识作为内在对象向内时间意识呈现,那么内时间意识又如何能够自身呈现呢?因而,为了规避这一问题,我们采纳扎哈维所捍卫的理解方向,即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中,内时间意识不是在意识体验之下的一个底层,而是每一个意识体验,以及整个意识生活的内在结构。

在清醒的状态,我们的意识处于连续的流动之中。当我们进行一个有意识的活动时,不管是在初始点、过程中,还是完结点,这个意识体验的内容在持续地变动,而我们对意识活动的向前推进有所预期,对它刚刚过去的阶段仍有觉知,还对整个意识活动、包括其总体目标有所理解。因而,对一个连续的意识活动,我们仍然能够以原印象-滞留-前瞻的图式来刻画它的内在结构。(cf. Husserl, 1966, S. 81; 2001, S. 46) 在当下的意识体验中,滞留、原印象与前瞻既不是相互并列,也不是前后衔接的时间性片段,它们之间不是时间上的并列或先后的关系。^②相反,它们是同一个当下意识的自身呈现的结构,通过相互触发(Affektion)的关系构成统一体。让我们进一步刻画意识在这种时间图式中的内部结构。

具体来说,首先,一个体验的滞留所保持的是:

a) 刚刚进行的意识体验,即刚刚以前瞻方式预期、并通过原印象充实了的体验;

^① 扎哈维与加拉格尔(S. Gallagher)曾经讨论,意识的时间结构是生成性知觉(enactive perception)的条件,但是他们的主要意图是从生成性知觉的角度为原印象概念提供一个新的解释。(cf. Gallagher & Zahavi)

^② 郑辟瑞认为,内时间意识的原印象、滞留与前瞻的关系既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也不是同时的(gleichzeitig)关系,而是以原初的方式“一同”(zugleich)构成了意识的当下。(参见郑辟瑞,2012年)

- b) 以前瞻方式对意识体验之前进的预期，因而滞留向前影响着意识体验向前的方向；
c) 带着对意识活动的总体目标的保持，滞留参与构成整个意识体验。(cf. Husserl , 2001 , S. 7)

其次，在向前的方向上，前瞻期待着：

- a *) 以原印象的方式充实的意识体验的发生；
b *) “朝向接下来的滞留，与滞留的滞留”，期待着以原印象充实的意识体验保持在滞留之中；
c *) 并且，期待着意识体验的进程如其所预期的那样持续进行下去，期待着滞留中的意识体验

与不断实现的意识体验构成一个连续的、统一意识流整体。(cf. Husserl , 2001 , S. 7 - 8; Lohmar , p. 160; Picoles & Soueltzis , p. 614)

再次，原印象也不是与前瞻和滞留相分离的感觉片段，而是在前瞻与滞留的相互交织和触发中的意识活动的切身发生。原印象是这个意识活动的活生生的发生对前瞻的充实，也保持在意识的滞留之中，并进一步向前影响着前瞻和意识的进程。(cf. Husserl , 2001 , S. 4 , 14)

概言之，滞留、原印象与前瞻相互牵涉、相互触发：滞留既是对原印象的滞留，也是对前瞻持续地被原印象充实的滞留，还是对意识体验的整体期待的滞留；而前瞻既是对原印象充实期待的前瞻，也是对充实了的意识体验之持续滞留的前瞻，还是对意识体验继续进行、构成统一体的前瞻。(cf. Husserl , 2001 , S. 24 - 25; Micali , S. 195 - 198)

对于当下的意识体验，它不需要在外在的表征关系中，也不需要建立与自身的表征关系，而通过内时间意识的形态和结构，构成一种具有“透射”(Durchscheinen) 性的内在关联。(cf. Husserl , 2006 , S. 87) 我们也可以借用扎哈维的标签，将之看作关于自身意识的“自身呈亮”模型。在时间性意识体验的内部，滞留、原印象与前瞻相互包含、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具有自身意识的整体。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纯粹的自身触发，它(指时间——引者注)原初地形成了最终的自身性，这样的自身才能作为自身意识”。(Heidegger , S. 190) 最终，在对意识的时间结构的现象学分析这里，一种前反思的自身意识的理论模型避免了对自身意识的任何表征和自身表征的理论设定。

如果说这种分析有什么不足，那么不足之处并不在于扎哈维所认为的无法提供对意识自身呈现之内部结构的清晰说明，而在于这种结构式的刻画过于抽象与形式化，它只是对意识体验的“自身呈现的(微观)结构的说明”。(Zahavi , 2017 , p. 112) 现象学对前反思自身意识的探讨绝不止步于此，我们必须将内时间意识结构进行具身化，即将意识的时间性结构与具身性特征结合起来。^①

三、前反思的自身意识与具身性

在对具身性的现象学研究中，胡塞尔明确区分了自我的对象身体(Körper)和活的主体身体(Leib)。(cf. Husserl , 1952 , S. 145) 与其他自然物体一样，对象身体是主体的感知和思想的意向对象；主体身体则意味着，一个人从“内部”、从第一人称视角经历、体验自己的身体。对身体的第一人称视角的研究构成了关于自身意识的现象学的重要部分。(cf. Zahavi , 1999 , p. 91) 在第一人称视角中，我的身体在自身意识中呈现，我从内部经历它，它传达着关于我的位置、大小、姿势和行动能力等方面的有意识的信息。现象学分析表明，主体的第一人称视角身体体验不能被还原为对身体的任何对象性的经验。(具体论证参见赵

①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必须与具身性现象学相结合。胡塞尔明确认识到，“没有在质料上为空的(hyletisch-leere)时间进程”，并且由于时间性的结构，质料性的原印象在时间上延展，而不是点状的。(cf. Husserl , 2001 , S. 282) 扎哈维也指出，“既然没有一个质料内容(hyletic content)也就没有原印象，而没有动觉也就不会有质料内容，结论必然是，前反思的自身觉知既是时间性的，也是具身的”。(Zahavi , 1998 , pp. 219 - 220)

猛,第118-119页)它本质上属于自身意识,一个人必须确实拥有它,在不进行反思或反省的情况下感知、运动,享有一个具身性的意识生活。

如何理解这种具身的意识体验的自身性?无论是在现象学传统中,还是在当前的认知哲学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陷入海德堡学派的批评的理论倾向。在现象学传统中,古尔维奇(A. Gurwitsch)将身体体验看作一种特殊的非关注性的边缘意识(marginal consciousness),主体的边缘意识承载着他的身体经验,伴随着对意向对象的主题意识(thematic consciousness)。^①(cf. Gurwitsch, p. 483)在认知哲学中,贝梅德斯(J. Bermúdez)提出了焦点觉知(focal awareness)和外围觉知(peripheral awareness)的区别,将身体性的自身觉知指认为一种外围觉知。(cf. Bermúdez, pp. 138-139)他们的解释属于关于自身意识的反身模型:具身的主体与主体身体之间有一种自身表征关系,这种表征以边缘意识或外围觉知的方式进行。^②显然,这会导致关于自身意识的问题:我们应防止对身体性自身意识的基于反身模型的解释。

胡塞尔明确反对以表征方式来理解具身性的自身意识,他指出,运动感觉“使得一个表征成为可能,而并不自身表征”。^③(Husserl, 1973, S. 161)胡塞尔解释到,我们的各种感官感觉呈现不同的对象性质,而运动感觉伴随感知活动过程,使得整个知觉对象呈现出来。但是,运动感觉本身并不对应着特定的知觉对象的性质,也不是在表征一个物体的运动。他对身体经验的分析从未与对空间物的构成的分析割裂开来。在感知和行动中,具身意识的呈现离不开对象的呈现。主体是在对知觉对象的认知中,与周围事物的交互中,对行动目标的理解和趋近中,享有具身的自身意识。事实上,我正是相对于每一个非自我的“那里”而作为具身的“这里”。如果我试图表征自己的“这里”,我恰恰从“这里”退缩了,退到进行表征而非被表征的“这里”;只有我将注意的目光朝向外在事物和环境时,我作为“这里”而呈现于对周围事物和环境的感知之中。我的“这里-意识”只是在我对“那里”的事物的觉知中隐含地呈现,而不是对我的“在这里”的自身表征。因此,胡塞尔将具身性的“这里”称为“绝对的‘这里’”,“定位的原点”(Nullpunkt der Orientierung)。(cf. Husserl, 1952, S. 127)与此类似,我在我的所作所为中,与事物打交道当中,在事物向我的持续显现中,在我对意向目标的趋近中,享有我的“我做”和“我能”,而不是在我告知自己或表征自己的“我做”或“我能”之中。(ibid., S. 261)

可见,胡塞尔的具身性现象学指向的是非表征主义的理论方向,即一个关于具身性的自身意识的非反思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分析与论证自然地推进到了以非表征性的内时间意识结构,来刻画具身性的前反思意识的自身呈现。^④

胡塞尔对具身性意识分析的一个重点是运动感觉或动感(Kinästhesis),它是一个主体的有意识的“我能”或“我做”的实践系统。上文已经指出,动感不是一种表征性的意识,不是对作为对象的身体或身体运动的意识。相反,动感是一种“主体的运动”(subjektives Bewegen)本身,即“我运动”(ich bewege),只有如此,它“作为实践的”(praktisch)才能被理解。(ibid., S. 259)在实践的活动中,我们有意识地进行着自己的身体活动,这个活动必然是以时间性的方式进行。身体活动在时间结构中展开,

① 事实上,古尔维奇称赞布伦塔诺对自身意识的解释,他的立场与布伦塔诺相近也不足为奇。(cf. Gurwitsch, p. 453)

② 穆肖尔特(K. Musholt)也将贝梅德斯的理论看作自身表征主义的一个版本,给予了批评。(cf. Musholt, pp. 25-26)

③ 原文“Sie ermöglichen Darstellung, ohne selbst darzustellen”。根据贝内特(R. Bernet)的解释,“胡塞尔赋予它们(动觉——引者注)一个全然不同的解释,将其视作原初的运动印象,它们根本不预设对自己的躯体或物体的表征,什么也不表征(ne repräsentent rien),而是作为一切空间对象之表征的条件(引发因素)”。(Bernet, 1994, p. 321)

④ 在现象学领域,将时间性与具身性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是一个需要推进的研究方向。(相关研究成果, cf. Summa; Pícolas & Soueltzis)

任何时刻的动感都不是可以孤立出来的感觉材料，而是在时间意识之流中前后触发、“相互交织、引动和相互蕴含”（*Verflochtensein, Motiviertsein, ineinander meinent Beschlossenein*）的动态的流。（cf. Husserl, 1968, S. 37）我们有意识的身体活动不断期待着自身的前进，实际发生着运动，并保持着已发生的活动，从而在行动的进程中实现着有意识的、连续的运动，朝向行动的目标以及整个意识活动的完成。

让我们从第一人称视角，对时间性的、具身的自身意识进行现象学的描述。我们以一个具体的行动为例——我向前迈了一步，伸手去拿桌子上的马克杯。在我的这个行动过程中，我显然有关于桌子上的马克杯的知觉经验，也有我自己的身体位置、配置、能力与行动的意识，以及对这个行动的目标的理解。由于意识体验的时间性与具身性的相互交织，我的行动按照特定目标构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意识的时间性的前瞻和身体能力、需求设定了某个行动的目标；另一方面，时间性的意识流与身体活动的进程的互动使得这个目标呈现、贯穿并实现于整个的意识体验。

具体而言，这个有意识的身体活动以原印象、滞留与前瞻的方式自身触发、自身关联。在当下的活动之中，当我行动到某个点时——例如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且正将手伸向马克杯，滞留保持着我对桌子上的马克杯的视觉经验，也保持着我从刚才迈步、伸出手的动觉体验，并且保持着从一开始就设定的拿起桌子上的马克杯这一整体目标。在这里，我不需要通过回忆来表征刚刚过去的体验，正是意识活动的滞留结构，保持了我从行动发动时起所经历的知觉、动觉与行动目标的体验。并且，保持着这些意识体验的滞留将我现在的行动往前推进，在一个无需任何反思的有意识的活动中，继续我的行动，将手伸向马克杯。同时，意识在前瞻方向上期待着，随着我进一步的行动，我不断向桌子上的杯子趋近，不断接近于实现我的目标。而前瞻同样也期待着，我刚刚已经进行的活动持续地保持于滞留之中，构成我的行动已经实现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趋向于实现这个完整的行动。当我成功拿起了杯子，这样一个行动实现了，经由原印象—滞留—前瞻的时间形态所构成的完整的意识体验完成；而这一个完成了意识体验继而保持在滞留之中，通过与更进一步的前瞻期待的结合，将我推进到下一步的意识活动之中——将杯子放到嘴边喝水。在我用杯子喝水的这个行动中，通过滞留而沉淀和保持了我的上一个行动，而当我实现了喝水的行动，这些滞留的意识活动和新进行的意识活动，又将我的意识生活推进到下一步的行动之中。正是通过意识的时间性形态与具身的知觉、行动的相互交织，我的意识体验自身勾连、自身触发、自身呈现，构成有意识的、连续的和统一意识流整体。

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笔者展示了如何将时间性与具身性结合起来，对一个意识活动进行现象学的描述。我们当然可以变更例子，将之拓展为对一般的具身意识活动的本质分析。从时间性作为具身体验得以展开的条件方面而言，具身体验（知觉、动觉、能力与行动等）在时间形态中延展，滞留保持着刚刚的体验和整个行动的趋向，推进到下一步的行动，前瞻期待着刚刚实现的行动保持下来，参与到实现完整的行动这一目标之中；这样，一个自身关联与统一的具身意识活动得以构成。从具身性对时间意识统一体的构成作用方面而言，我的身体的实践能力使得一个前瞻具有了现实性，我的切身的身体活动既是对前瞻的充实——不断实现的进程，也是对活动的成效的滞留——已经实现的部分保持于正在进行的活动之中，也是整个时间性意识体验的统一体的实现——以一个总体的目标牵引身体活动的进程，将流动的意识体验综合到一个整体任务之中。^① 对于一个具体的有意识的身体活动，

^① 在现象学中，无论是对内时间意识与具身性的分别研究，还是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自身意识都是必需的。因为，时间性与具身性“是渗透于我们意识生活的一个一体的自身体验（one singular experience of self）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它们能够被以描述的方式区分到两个不同的构成层次。”（Picolas & Soueltzis, p. 618）

它的整体呈现于或蕴含于动感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通过原印象—滞留—前瞻的方式不断变换、相互蕴含，借此又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活动整体。在时间性的具身性的动态流之中，意识本身没有割裂为表征者和被表征者，而是在内部结构中自身关联、自身呈现，成为同一个意识流。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把以时间性和具身性方式所刻画意识称为前反思的自身意识。

在这里，笔者不再继续对更为复杂的具身经验进行分析。这里的讨论已经足够说明，胡塞尔对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能够在海德堡学派所批评的反思理论之外，提供对意识的前反思自身呈现的结构式刻画。并且，我们通过对内时间意识结构的具身化，一方面，将过于抽象和形式化的时间结构具体化，另一方面，以非表征和非反思的方式刻画具身性的意识。

当今哲学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是如何构建理解自身意识的有效理论。在海德堡学派对反思理论的批评之下，关于自身意识的反思模型与反身模型都陷入了严重的理论困境——要么导致无穷后退，要么陷入解释循环。从自身意识的问题出发，我们检验了高阶表征理论与一阶自身表征理论，在面对海德堡学派的批评时，它们失去了理解自身意识的理论效力。本文充分肯定了扎哈维利用现象学传统资源来探究前反思的自身意识的努力方向。我们利用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分析，阐明了意识体验如何以时间性的结构自身关联、自身触发和自身呈现，避免了任何表征主义和自身表征主义的理论设定。并且，我们尝试把意识的时间结构进行具身化，论证了从时间性与具身性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前反思自身意识的现象学进路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 马迎辉，2014年《意识、反思与自身觉知——胡塞尔意识结构探赜》，载《江海学刊》第4期。
- 张任之，2015年《论胡塞尔现象学中自身意识的反思模式》，载《世界哲学》第1期。
- 赵猛，2016年《胡塞尔的具身化知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郑辟瑞，2012年《Zugleich: 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载《外国哲学》第23辑。
- 2016年《论语境中的自身意识》，载《社会科学》第7期。
- Bermúdez, J. L., 1998, *The Paradox of Self-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Bernet, R., 1994, *La vie du Sujet. Recherch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2005, "Is the Present ever Present? Phenomenology and 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in *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vol. III, R. Bernet, D. Welton and G. Zavota (eds.), New York: Routledge.
- Brentano, F., 2009, *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A. Rancurello, D. Terrell and L. McAlister (t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rough, J., 1972, "The Emergence of An Absolute Consciousness in Husserl's Early Writings on Time-Consciousness", in *Man and World* 5 (3).
- Carruthers, P., 2016, "Higher-Order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6 Edition), E.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6/entries/consciousness-higher/>>.
- Frank, M., 2002,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Knowledge: On Some Difficulties with the Red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Constellations* 9 (3).
- Gallagher, S. & Zahavi, D., 2014, "Primal Impression and Enactive Perception", in *Subjective Time: The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 Temporality*, V. Arstila & D. Lloyd (ed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Garfield, J., 2015, *Engaging Buddhism: Why It Matters to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nnaro, R., 1996,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sciousness: A Defense of the Higher-Order Thought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012, *The Consciousness Paradox: Consciousness, Concepts, and Higher-Order Thought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Gurwitsch, A., 2010,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ron Gurwitsch (1901-1973), Volume III*, R. Zaner & L. Embree (eds.), Dordrecht: Springer.

- Heidegger, M., 1951,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Henrich, D., 1967, *Fichtes ursprüngliche Einsicht*,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1971, "Self-Consciousnes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in *Man and World* 4 (1).
- Husserl, E., 1952,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 hrsg. von M. Biemel,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66,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1893–1917)*, hrsg. von R. Boeh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68,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 hrsg. von W. Biemel,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3,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hrsg. von U. Claesge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2001, *Die Bernauer Manuskripte über das Zeitbewusstsein (1917/18)*, hrsg. von R. Bernet & D. Lohma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2006,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Die C-Manuskripte*, hrsg. von D. Lohmar, New York: Springer.
- Kriegel, U., 2006, "The Same-Order Monitoring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in *Self-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es to Consciousness*, U. Kriegel & K. Williford (ed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2009,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 Self-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hmar, D., 2002, "What does Protention 'Protend'?", in *Philosophy Today* 46 (5).
- MacKenzie, M. D., 2007, "The Illumination of Consciousness: Approaches to Self-Awareness in the India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7 (1).
- Micali, S., 2008, *Überschüsse der Erfahrung: Grenzdimensionen des Ich nach Husserl*, Dordrecht: Springer.
- Musholt, K., 2015, *Thinking about Oneself: From Nonconceptual Content to the Concept of A Self*,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Picolas, C. & Soueltzis, N., 2019, "Bodily and Temporal Pre-Reflective Self-Awareness",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8 (3).
- Pothast, U., 1971, *Über einige Fragen der Selbstbeziehung*,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Rosenthal, D. M., 1997, "A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N. Block, O. J. Flanagan & G. Güzeldere (ed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2005, *Consciousness and Mi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mith, J., 2017,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7 Edition), E.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7/entries/self-consciousness/>>.
- Sokolowski, R., 1974, *Husserlian Meditations: How Words Present Things*,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umma, M., 2014, *Spatio-Temporal Intertwining: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Cham: Springer.
- Van Gulick, R., 2018, "Consciousness",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18 Edition), E.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8/entries/consciousness/>>.
- Zahavi, D., 1998, "Self-Awareness and Affection", in *Alterity and Facticity*, N. Depraz & D. Zahavi (eds.), Dordrecht: Springer.
- 1999, *Self-Awareness and Alterity: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2003, "Inner Time-Consciousness and Pre-Reflective Self-Awareness", in *The New Husserl: A Critical Reader*, D. Welton (ed.),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04, "Time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Bernau Manuscripts", in *Husserl Studies* 20.
- 2010, "Inner (time-) Consciousness", in *On Tim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of Time*, D. Lohmar & I. Yamaguchi (eds.), Dordrecht: Springer.
- 2017, *Husserl's Legacy: Phenomenology, Metaphysics, &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9, "Reflexivity, Transparency, and Illusionism: Engaging Garfield", forthcoming in *ProtoSociolog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vol. 36, M. Borner, M. Frank & K. Williford (eds.).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 薇

Lacan and Husserl: How Is a New Philosophical Critique Possible?

Ma Yinghui

Husserl describes the 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on as a generative process proceeding from eidetic phenomenology to intentional psychology, embodied in the genesis of the zone-point body out of the procession from primary differentiation and mutual repression into intentional integration. Lacan makes two crucial breakthroughs here: firstly, his mirror-stage theory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intentional integration consists in misrecognition and aliena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object *a*, he replaces the manifold structure of pure consciousness with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Being. Unlike Husserl, who regards the corporal and integral mother-infant rel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zone-point Being, Lacan proposes that zone-point Being is ultimately based on the object *a*, which permanently flows in its “future” phase prior to protention. Through the revelation of the new essentializing and temporalizing functions of this special object, the phenomenological realm of intuition and being expands itself, and a possible new philosophical critique emerges.

The Problem of Self-consciousness: The Heidelberg School, Philosophy of Mind and Phenomenology

Zhao Meng

The Heidelberg School, inaugurated by Dieter Henrich, raises the “problem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criticizes the reflection theory of self-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examines four theoretical positions concerning self-consciousness, namely, the higher-order theories, the self-representational theory, the Heidelberg School’s attitude,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he first two of these positions fall prey to the Heidelberg School’s criticism; meanwhile, the self-luminosity model of self-consciousness advanced by the phenomenologist Dan Zahavi is a good approach to follow. Alert to the Heidelberg School’s criticis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elf-consciousness, a phenomenological access to self-consciousness emerges out of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inner time-consciousness, embodiment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these two aspects.